

A Reunion Of Ghosts

当命运来敲门

[美] 朱迪思·克莱儿·米切尔 著
栖子 译



美国作家友人奖
小说类获奖作品



美国威斯康星州
图书馆协会
杰出图书



都柏林文学奖
获奖作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HU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A Reunion Of Ghosts

当命运来敲门

〔美〕朱迪思·克莱儿·米切尔 著

栖子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命运来敲门 / (美) 朱迪思·克莱儿·米切尔著;
栖子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500-2460-1

I. ①当… II. ①朱… ②栖…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7076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7-0453

A Reunion Of Ghosts

Copyright © 2015 by Judith Claire Mitche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当命运来敲门 DANG MINGYUN LAI QIAO MEN

〔美〕朱迪思·克莱儿·米切尔 著 栖子 译

-
- | | |
|-------|---|
| 出 版 人 | 姚雪雪 |
| 出 品 人 | 李国靖 |
| 特约监制 | 王 瑜 |
| 责任编辑 | 周振明 杨 振 |
| 特约策划 | 高 蕙 |
| 特约编辑 | 王俊艳 |
| 封面设计 | 林 丽 |
| 版式设计 | 王雨晨 |
| 封面绘图 | 亦良璇子 |
| 出版发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 社 址 |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1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
| 印 张 | 10 |
| 字 数 | 264 千字 |
| 版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500-2460-1 |
| 定 价 | 39.80 元 |
-

赣版权登字 05-2017-4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朱迪思·克莱儿·米切尔
(Judith Claire Mitchell)

朱迪思·克莱儿·米切尔，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英语教授，创意写作课硕士生导师。朱迪思毕业于爱荷华作家工作室，曾获米奇纳哥白尼社会研究所、威斯康星州创意写作协会、威斯康星大学艺术协会等机构颁发的奖学金。目前，朱迪思定居在麦迪逊市。



White Time

白马时光

图书品牌

更多好书请关注“白马时光”

官方微博：@白马时光图书

豆瓣小站：@白马时光图书

官方书友QQ群：491379599

投稿邮箱：tougaoormsg@163.com

影视版权抢购热线：13811381861 蒋女士

团购联系电话：13810019615



Best Time

白 马 时 光



献给我的双亲

李欧·米切尔与克莱儿·米切尔

时间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不让一切都在同时发生。

——爱因斯坦

突然之间，祖先们全站在我面前。安静别动，他们说。认真瞧，仔细听，你是数千人的爱的结晶。

——琳达·荷根《居所：现世的心灵精神史》

内容简介

黄锦、小薇和 equal，是亚特家族的第十四代。亚特家的历史是够辉煌——曾出过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德国首位化学女博士。他们家族曾和爱因斯坦比邻，和居里夫人深交……

但如今的亚特三姐妹却住在曼哈顿上西区的一栋旧公寓里。这栋公寓里生活过亚特家的好几代人，但奇怪的是每一代人都无法善终。她们自嘲称自己是没有伴侣、没有孩子、没有宠物狗“三无女人”。她们深信自己的家族被厄运纠缠，她们始终觉得自己活着的意义就是毫无意义，于是她们在千禧年到来之际，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我们眼睛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是否就是事实的真相？那些约定俗成的，人云亦云的是否就是正确的导引？那些生活中看起来平凡普通的沉默的大多数，在他们孤寂的外表之下，是否也隐藏着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全球独家法律服务机构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咨询热线：010-52282283

出版人：姚雪雪

出品人：李国靖

特约监制：王 瑜

责任编辑：周振明 杨 振

特约策划：高 蕙

特约编辑：王俊艳

封面设计：✦✦示 (010) 52282283

版式设计：王雨晨

封面绘图：亦良璇子

版权支持：韩东芳 程 麒

本书在全国各大实体书店和网络商城均有售

第一部分

01

鬼
魂



第一章

隔着一段距离看，裹着德芬小腿的刺青像条曲折蛇炼，但是站近瞧，你会发现，那其实是由六十七个极小的英文字母和符号组成的句子——一句诅咒：

父亲犯罪孽，孩子遭报应，祸延子孙三四代。

我们是亚特家第十四代：蕾蒂、小微、德芬，三姐妹同住在从小长大、位于曼哈顿河滨大道的公寓里。三姐妹都有点年纪了。在一九九九年入夏的第一天，三人分别为四十九、四十六与四十二岁。如果要办犹太公开仪式，我们还差七人；就一种我们不熟悉的神秘力量而言，我们是狂热信徒三人组，也是女权主义三巨头，由一名离婚妇女（蕾蒂）、一名终生哀悼守戒的寡妇（小微）和一名独身主义者（肯定是德芬）——到头来还是得用婚姻状态描述自己——组成，像个没有伴侣、没有孩子，甚至连宠物也没有的“三无”姐妹会。

在我们还年轻时，虽丰胸翘臀，但低悬在宽阔鹰钩鼻上的黑框眼镜、卷得像瓶塞钻子的深色鬃发，使我们就像群头戴假发的怪鹅，身边的人很难分辨我们谁是谁。不过，这还是比较好过的一段日子。

蕾蒂是三人中最年长的。眼看再过一年就要迈入五十大关，下巴松垮垮，眼袋青紫皱巴巴，这会儿看来也像个年过半百的妇女了。她这人永远一身黑，不过不是那种优雅纽约时尚风，而是尽力使人感到一板一眼的乏味。每天都是黑T恤、黑牛仔褲、黑色运动鞋。“我在书店工作呀，”她说，“下班就回家、窝在家里不出门。我要打扮给谁看？”她不穿胸罩，大概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不穿了吧；这阵子，她胸部下垂贴肚，使身形看起来圆滚滚的。“谁在乎？”她说，“又不是说我想找对象什么的。”她总是将由黑转灰的长发扎成辫子，以皮发簪固定。

小薇是三人中个子最高的（虽然我们都很矮），也最苗条（虽然我们没一个是瘦子）。她的脸没有一丝皱纹，也不曾用过保养品——她总爱这么说笑，但某种程度上也是真话。她不喜欢黑色，偏好钴蓝、绀紫和翡翠绿，这些属于皇室的颜色，令即将不久于人世的她，看起来充满活力。“这不就是时尚的意义？”她说，“透过非语言的方式撒谎，掩盖哀伤赤裸的真相？”她也不穿胸罩，不过理由是她没有乳房。她也没有头发。他们说这是化疗引起的脱毛症。没有头发，没有眉毛，就连睫毛也掉光；她的腋下和腿光滑得如小女孩一般。她全身上下都像小女孩，细致光滑。

德芬则是还没长大。即使都已跨进四十大关两年了，和另外两姐妹相比，她看起来年轻许多。她个头最小，身高不到一米五，身材也最丰满。她的穿着打扮依旧少女味十足：宽松带束绳的白底刺绣乡村式长衫，配着碎花长裙；裙摆偶尔长到拖地，被人行道磨得开线。她的头发永远是三姐妹中最长最多、最卷最不受约束的。那头鬈发朝空中蓬松发展，亦滚滚倾泻而下，不时缠上她的大圈圈耳环或掉进嘴里或垂下遮住视线。她说，她拿这头乱发没辙。她的头发有自己的意志。“其实还是有很多办法可试，”小薇不止一次这么说，“要不给我一把树篱剪，我示范给你看。”

简单整理一下：全身黑、灰发、松垮下垂的是蕾蒂，白皮肤、光

头、平胸的是小薇，再来就是小德芬。三人很好区别，但人们还是经常搞混；打小就认识我们的老人家尤其夸张。至于邻居，不论是老邻居或刚搬来的，这也没啥好怨的，毕竟连自己的老妈也常搞混、叫错名字。有时连我们自己都搞糊涂了。

“我是德芬！”德芬会这么跟蕾蒂说，因那晚蕾蒂可能已经连喊她三次“小薇”了。不过大多时候，我们不会刻意纠正，爱怎么喊就怎么喊吧。

有时候，我们其中一个昏昏欲睡或微醺之际，若不巧瞥见镜中的自己，一时之间也常把自己错认成另外两姐妹。

然后，有时我们也会穿错彼此的衣服，把情况搞得更混乱。

我们就和亚特家前几代的许多女性成员一样，名字都与花有关：蕾蒂本名叫“莉莉”，也就是百合，不过小薇小时候口齿不清，常把“莉莉”（Lily）说成“蕾蒂”（Lady），于是这个绰号就一直跟着她。

“小薇”本名“薇若妮卡”，一种紫色小花，没啥好怀疑的；而“德芬”则是“德芬妮”（Delphine）的简称。老妈以为，“德芬妮”象征永恒、鲜艳的蓝，殊不知，这个字的真正意思是“像海豚一样”。其实，我们根本不在意绰号叫什么，甚至能说我们已经和自己的绰号发展出深厚关系。老妈取的“花名”从没让我们开心过：百合通常只出现在葬礼上；而薇若妮卡这种紫色小花和杂草没两样，生来不得青睐；至于德芬妮，根本连花都扯不上边。“不论植物之神或动物之神，两边都不知道谁能管我或我归谁管。”德芬总爱如此宣称，“难怪，我像掉进什么夹缝里，没人注意也没人理睬。”

事实是，我们三个通通没人理睬，而且一直待在夹缝里。父亲去世时，蕾蒂七岁，小薇四岁，德芬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我们的母亲……呃，那又是另一段伤心往事了。不过因为有姐妹在身边，夹缝里的生活其实也没那么难熬。你可以过得惬意又温馨（如果惬意温馨是你想

要的），也能不时来一句家人才懂的笑话，或根本不用把话说完就有人懂，甚至说蠢话（如果有必要的话）；但日子也可以是平静沉寂的，我们很珍惜这样的时光，但也因此（再加上其他理由），我们的个性愈来愈内向，甚至还有点广场恐惧症的倾向。

上述这些理由，都让我们非常适合今晚发起的一项新计划，也就是我们正在写的这本回忆录，或家族史，或类似忏悔录的玩意儿，管它叫什么都好。

这本回忆录的主题是亚特家最后四代——从我们这一代往前推、包括我们在内，一共四代人的故事。我们想把伤心、困顿的往事，以及所有贡献与成就全部记录下来；遗憾的是，亚特家的伤心事多、开心事少。我们这一代尤其如此。我们是亚特家最后的血脉，亚特家就到我们这一代为止，从此断后。我们没给家族带来任何荣耀。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虽没给家族带来荣耀，却也没让亚特家蒙羞。关于这一点，有好几代亚特家的人，可没立场这么说。就拿本书记录的第一代来说吧，亮点是咱们臭名在外的外曾祖父罗伦兹·奥图·亚特。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也是“一战”罪犯。既是天才又是怪物，他的罪孽注定报应在我们所有后代身上。

不过，他多少还是有点成就的。有好有坏，也有堪比获得诺贝尔奖这类大事。我们仨就没有这类事迹可拿来说嘴。我们一事无成，贡献更少，甚至担心将来不知是哪个可怜虫，要在我们的葬礼上致悼词。这个倒霉鬼要说什么？德芬妮·亚特，三姐妹中年纪最小的，她整理过的档案柜，永远和整理前一样乱七八糟。薇若妮卡·亚特，排行中间、愚昧无知的瘦皮猴，一辈子都在律师事务所替人草拟遗嘱、搞定不动产，因没有律师执照而永远无法加薪升职。年纪最长的莉莉·亚特在收银台工作，工作是联络书商或杂志商，整天下来除了“谢谢”“需要袋子装吗”及“罗曼史在左手边第三排”之外，极少开口说话。

显然，这三人都最后都会因“极度无聊”而死。

Yit'gadal v'yit'kadash. (犹太祷词：愿他的大名永受祝福。)

Requiescat in pace. (拉丁语：逝者安息。)

结——结——结束了，各位！(卡通人物“猪小弟”名言。)

最近我们绞尽脑汁想悼词，因这份稿子不仅是我们的回忆录，也是遗书。是的，我们已经选好日子了：时间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新年前夕。

其实我们始终都晓得，我们迟早会亲手了结自己的性命。现在时候到了。

“最多六个月到一年。”小薇的主治医生如是说。

我们利用晚餐时间商量了一下，决定隔天再做决定。第二天早上，我们约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如果三姐妹中有一个人走了，那么要走一起走，大家都离散场不远了。

咱们之间有过一则笑话。好吧，不算笑话，应该算是哑谜吧。

问：三姐妹要怎么合写一份遗书？

答：跟疣猪做爱一样——小心仔细点就行了。

还有，要温柔，慢慢来，就算疼痛难熬也要继续下去。

我们还列了张表。那是老妈过世后约一个星期，时年十八岁的德芬画的。她把这张表做得漂漂亮亮，钉在卧房门后（一般少女挂的都是偶像照片）。这张表现在还在那里：咱们的外曾祖父（诅咒的催生者）靠近顶端，老妈（倒霉的姐莉）在最下排，承受外曾祖父及其他所有人的重量。

家族辈分	时间	年龄	方式	地点
外曾祖母艾莉丝 (鸢尾花)	1915	43岁	自杀(手枪)	自家花园
外曾祖父兰兹	1934	65岁	自杀(吗啡)	瑞士巴塞尔某旅馆
外祖父理查德	1945	43岁	自杀(跳楼)	走廊旁的卧室
阿姨萝丝 (玫瑰)	1946	21岁	自杀(氰化物)	芝加哥某男士洗手间
阿姨紫罗兰	1966	40岁	自杀(窒息)	心爱的家(纽约长岛)
母亲姐莉 (大丽花)	1975	46岁	自杀(溺水)	纽约哈德逊河

我们很喜欢这张表，行列清楚，一目了然。我们也爱内容的重复性与细微变异，还有显露某种趋势的叙事风格。

据说，在自杀者后代眼中，生命是一团混乱；但是看看这张表，这张表和“混乱”完全相反。我们看见的是规则和秩序，叫人安心的可预测性及令人欣慰的必然性。

若摘去行列，你得到的只会是一盘疯狂的线索游戏：外曾祖母艾莉丝在花园，身边有把枪；紫罗兰阿姨在洗手间，头上有塑料袋；我妈在河里，口袋装满石头。

一套上行列，亚特家的家谱也随之浮现。每个家族都有家谱，而这一张是我们的。

第二章

虽然我们三个都考虑过自杀这回事，只有蕾蒂认真执行过。而且实际是好几次。第一次发生在二十年前，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那个周末连假。

时代广场挤得水泄不通。过去十二个月，纽约市历经停滞型通货膨胀、石油危机，以及福特总统的“纽约：倒闭吧！”新闻事件，而我们则是与小薇的癌症首次交手，再加上我妈如鹅雁跃入哈德逊河，以及蕾蒂五年的婚姻也唱起天鹅垂死前的哀歌。蕾蒂嫁给乔·哈泼这个做事欠考虑的坏蛋兼生意人，他只会让她不开心，还逼她冠夫姓；蕾蒂到现在还留着这名字。“蕾蒂·哈泼”听起来活像卡通里戴珍珠和宝石小皇冠的青蛙，可是，就算换成她的本名“莉莉”也没好到哪儿去，甚至更糟；“莉莉·哈泼”一样像青蛙，却少了珠宝。

我们试着往好处看。乔·哈泼不会再来烦我们了，这是其一。尼克松辞职了，这是其二。小薇治愈了（当时她的主治医生是这么说的，他用的就是“治愈了”这三个字）。这年是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纪念，周末有三天连假，愤怒的纽约客为弹劾福特总统而全面罢工，随着世贸中心

上空的国庆烟火叫嚣欢呼。

噢，那年夏天，德芬十九岁，拿到巴纳德学院全额奖学金。我们三人都念过这所位于纽约上城、离我们家只有几条街的女子学院，不过最后只有小薇和德芬顺利毕业。小薇和她丈夫（完美无瑕的艾迪·格洛）住在小薇房间，两人都是二十三岁。艾迪同时有好几份兼差。他边做这些毫无前途的工作，边思考往后的人生该如何打算。小薇去律师事务所当助理。她上旧衣店买了两套办公套装，还有一双烂到不行的高跟鞋，只有裤袜是新的（因某种不知名的理由，包在一只大型塑料蛋里出售）。

小薇喜欢她的工作，草拟的每一份遗嘱都像寓言。譬如这位永远叫“立遗嘱人”的家伙，送房子送家具、送车送积蓄，最后没留半点财产给他的孩子。不过他深呼吸，把孩子也送了——交给监护人。虽然，他明知监护人永远不会像他一样，疼爱他的孩子。现在，这位身边没留下半点珍视之物的先生落款签名，这才承认：他即将不久于人世。小薇觉得整个过程浪漫又充满文学气息，另外还有医疗记录、牙医就诊记录以及获利丰厚的退休计划。

至于蕾蒂，一九七六年的她，时年二十六，一个人住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曾与乔共同生活的五楼无电梯的破公寓。那个周末，她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当时她的十天假期即将接近尾声。她既不要这十天假，且休假也不是她自己的意思，而是她的雇主（牙医师）突然想休息，便直接关门不营业。“今天的每日成语是‘一时兴起’。”牙医说。显然，这话他已偷偷排练过好几次了。

牙医助手开心极了，但蕾蒂可不。因她才是那个要一一打电话通知病人、重排约诊时间的人。“医师临时有事，”她得这么解释。“急事。”如果病人暴跳如雷，她得自行补上这一句。或者若病人担心的话，她会说“不是很严重的急事”。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病人，而是她不知道该拿这假期怎么办。十天